

揚子法言增註

四五六

仁
2587
4-2

五十二

仁3
2587
4-2

揚子法言卷之四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問神第五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司馬光曰惚恍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

德仁義禮司馬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誤問神

或問神曰心司馬光曰神者莫如心之物之請聞之曰潛天而

天司馬光曰潛地而地宋咸曰心潛於地則知天地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



大正九年三月
磯貝靜昇

於人乎沉於事倫乎宋成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

然一潛其心可盡見之沉人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藏哉倫理也敢問潛心于

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也李軌曰達通也○宋成曰

仲尼曰文王既歿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

達一聞耳李軌曰其殆庶幾○宋成曰聞當作

體而微此稱未達一聞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

惟一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

賢不肖其間不能寸許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

近之也易繫辭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

義今註以庶幾為顏子神在所潛而已矣李軌

近聖人之意非謂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李軌曰天以

道不達潛心則是

明照曜四方人以潛心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吳

鉤深致遠探賾索隱

曰天之精粹流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

中正純粹精也○司馬光曰人亦以神明精粹

經緯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李軌曰人

萬方化無常操而持之則義存捨而廢能常操而存

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者其惟聖人乎司馬光曰聖人操

至切至者事之極致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

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司馬光

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萬物各得其所以天者

無間隙皆聖人

○龍蟠于泥蚺其肆矣

李軌曰

神心之所為也

○龍蟠于泥蚺其肆矣

惟聖知

易子去言

卷之四

三

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蛇不知龍聖道未彰羣
愚玩矣龍蟠未升蛇其肆矣○宋咸曰蛇蜥蜴
也似龍而無角如蛇而有足一云毒蛇也肆區
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蛇同區也○司馬光曰蛇
音兀肆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肆習
也曰習見而狎玩之也增或說是也熟讀李軌
注亦似蛇哉蛇哉惡觀龍之志也歟吳祕曰聖
作肆者蛇哉蛇哉惡觀龍之志也歟吳祕曰聖
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司馬光曰
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得而知
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必欲居大位乎曰時
飛則飛時潛則潛李軌曰時可而潛既飛且潛食
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李軌曰飲食則
可制也○宋咸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
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蒙雖飲食

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爲蛇
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矣○吳祕曰既飛
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
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司馬光曰宋吳本妄
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
而制也增食當作養字之誤也形顯也形字絕
句夫龍之爲物時可飛則飛時可潛則潛方其
未可飛也深自遵養而與時共隱孰能制之周
頌酌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曰聖人不制
則何爲乎姜里乎姜里紂囚文王聖人也何
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音義曰不
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
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

知也

吳秘曰伏羲始畫八卦因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

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據司馬遷而言也

詩書禮春秋或因

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

吳秘曰因舊文作序例刪

定筆削皆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

知也

司馬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

○或曰易損

其一雖燹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

不知

吳秘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二雖愚人

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惜乎書序之不如易

也

司馬光曰序謂篇之次序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司馬光

重之成六十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李

四自然之數曰數有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

得○宋咸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

子無如之何言不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李軌曰

敢虛詐而補之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吳秘曰秦皇燔

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書漢興劉向以

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蓋古文獨存

○司馬光曰空苦貢切音義曰空缺也增漢書

藝文志劉向以中書也言中者以別於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

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

二字者脫亦○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

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

司馬光曰噩五各切渾渾朴略

難知之貌難知之貌顯顯顯顯富大之貌富大之貌雷雷雷雷明直明直○或問聖

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李軌曰嫌五經之難解

奧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司馬

又切敷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

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曰吳祕

其域出○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

後世之嘗嘗也司馬光曰宋吳本嘗作問今從

論學是爭曰瞽瞍能默瞽瞍不能齊不齊之耳

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司馬光曰喊

狄造酒者牙易牙瞽瞍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

濁高下各有所好瞽瞍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

味而人不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

聖人不能止也增瞽瞍晉大師也能默識音狄

牙即易牙也字典曰狄與易通按論衡多作狄

以鹹又曰調和葵韭不俟狄牙又以水淡則加之

曲無不悲狄牙和膳看無淡味又曰有美味於

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斯俗人投之

下和佩服是也喊正字通曰揚○君子之言幽

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

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司馬

難_明以_道惟_明聖人得_明言之解_明得_明書之體_明白_明日以_明照之

江河以_明滌之_明浩浩乎_明其莫_明之_明禦也_明增浩浩當作皓皓與皜皜

同_明孟子曰_明曾子曰_明江漢以_明濯之_明秋陽以_明暴之_明皜皜乎_明不可_明尚_明己_明揚子之_明語_明本_明于_明此_明莫_明之_明禦_明謂_明無

能_明當_明之_明者_明而_明有_明○面相之_明辭_明相_明適_明捺_明中心之所

欲_明通_明諸人之_明噓噓者_明莫_明如_明言_明宋咸曰捺引也○李軌曰噓噓猶憤

憤也○吳祕曰噓噓衆人善惡之聲○司馬光曰噓音晉吳本作噓增噓當作噓字之誤也噓

又作嘿與默同○彌綸天下之事紀久明遠著古昔之

噓噓傳千里之_明志_明志者_明莫_明如_明書_明李軌曰噓噓目所不見志志心

所_明不_明了_明增噓音昏志音珉彌綸縫合條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司馬

猶_明圖_明畫_明聲_明畫_明形_明君子小人見_明矣_明司馬光曰聲畫見賢遍切

者君子小人之所以_明動_明情_明乎_明吳祕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聲畫○

聖人之_明辭_明渾渾若_明川_明吳祕曰渾渾若大川之流順_明則_明便_明逆_明則_明

否_明者_明其_明唯_明川_明乎_明吳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司馬光曰順之則便易逆

不_明行_明○或曰仲尼聖者_明歟_明何_明不_明能_明居_明世_明也_明曾_明范

蔡之_明不_明若_明吳祕曰范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相蔡澤能偶合世俗以求富貴曰聖人者_明范

言_明孔子_明不_明如_明○司馬光曰不_明如_明范_明曰聖人者_明范

蔡乎_明若_明范_明蔡_明其_明如_明聖_明何_明司馬光曰仲尼者為范蔡之行則亦為小人安

得_明為_明○或曰淮南太史公者_明其_明多_明知_明數_明易_明其_明雜

聖_明

也司馬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其多知

我何其不純而雜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遷序九流百家雜語

日雜乎雜○司馬祕曰唯其不純所以為雜人病以

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多知祕曰聖人雖書不

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司馬光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 ○或

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宋咸曰揚子著大玄經

陽參比一生三取其數故有三方三三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

百四十三故有八百一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

星斗五行成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

疑太玄不當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司馬光曰

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旨

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曰童烏子雲之

童烏育而不苗 九齡而與我玄文增華陽國志

鳥註雄子七歲預 或曰玄何為增聲下 曰為仁

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吳祕曰賢者而言誰

曰勿雜也而已矣司馬光曰則象天地以 ○或

問經之難易增聲下 曰存亡或不諭曰其人存

則易亡則艱

司馬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

未易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

吳祕曰春秋襄二十

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司馬光曰如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

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司馬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家已廢亡雖札亦

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

矣司馬光曰監於二代曲為之制如秦之禮樂事為之防學者習之固無難矣

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

司馬光曰秦訓笑三代之禮樂

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難矣

不裳未知其可也

李軌曰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

裳而不衣

未知其可也

吳祕曰權在臣不知有君

衣裳其順矣乎

吳祕曰上

衣下裳太順之道

○或問文曰訓

李軌曰訓順也

問武曰克

馬

光曰克勝也

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

謂克

司馬光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

○為之而

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

司馬光曰曰

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

矣

李軌曰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

必我知而

為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

勢諸名卿可幾也

李軌曰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執政者也此義猶王孫賈

勸仲尼媚於竈也○司馬光曰幾音機下高幾
冀也增可幾名譽之可冀也言附勢於有名之
卿則其名亦顯矣猶蒼蠅之附驥尾而致千里也
曰君子德名為幾司馬

光曰君子所冀者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
德成而名顯耳

也惡乎成名吳祕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

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司馬光曰惡音烏
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增

梁孝王武文帝子食四十餘城齊悼惠王肥高
帝子食七十餘城趙王如意高帝愛子蓋食不

下五十城楚元王交高帝弟食四十城揚子所
言大抵指此諸王也吳氏所引梁孝王武之外

不足稱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

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吳祕曰子真隱

其附勢於名卿哉阿平二年王鳳聘子真○或
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或

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螻蟻江河

之與行潦非難也李軌曰形彰於外視之易見

大聖之與大佞難也李軌曰物形外顯人神內

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宋咸曰夫似者道小

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
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

泥之為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司馬光曰
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增為

當作焉字之誤也焉於度切何也焉無難對上
文焉難也言大佞能參以似聖者何無難知孔

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
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

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

地人經德也否愆也
歸司馬光曰鄒衍抑淫侈以返
節儉莊周矯浮噪以返

眞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
者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
愆語君子不出

諸口司馬光曰鄰莊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揚子法言卷之四終

揚子法言卷之五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増註

問明第六

明哲煌煌ハハハ旁燭タカ無疆メ見宋ニ微隱ニ故明ラ施哲ニ照之ハ無窮ハ遜テ于テ

不虞以保天命大宋雅咸云曰既不虞猶不度也遜順故也

不_レ度_ノ之_レ辰_{トキ}遜_ニ可_レ捨_ヤ手_ヲ揚_ニ子_ノ之_レ屈_{ひんも}身_ヲ莽_ニ庭_ニ誤_ニ問_ニ明_ヲ

或問明曰微吳著祕曰見爲之明於或曰微何如其明ナ

也
明○司馬光曰宋咸曰未_レ諭_二微_一義_二疑_一不_レ爲_二曰微_一而見_ル之_ヲ明其

諄乎

吳祕曰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諄又訓乖近是揚子

解嘲

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師古註諄乖也

司馬

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命

才之至

莫尚於此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愚者

顛倒是非反易忠

惟天

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

匪天

也夫遠司馬光曰音義曰眩胡治切眩幽

聽

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

增舊

刻眩从耳者今從彙函从目

○或問小每知

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

為不少

矣李軌曰巧歷每知之是謂師乎

事甚多

每知師之貴也知大知也

者大知

聖人之教○司馬小知之師亦賤矣

光曰

相雞狗奔暴躅

我室

或曰亦有疾乎

而不食

我實

不

入我室我不可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

德行也

曰撫曰食亦喻言也

揚子

去言

○或謂

仲尼事

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

司馬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

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困病矣

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

天病乎哉

宋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天者如天亦勞何病

之有司馬光曰天行一

天樂天以運行無

窮聖樂聖歷聘不暇所以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

鳥獸皆可鳳麟乎

司馬光曰言鳥獸不可為聖曰

群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

殊吳祕曰形性殊不可及

豈羣人之於聖乎

司馬光曰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及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

去諸

司馬光曰去丘苴切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

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

之阮也

司馬光曰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之則與秦之阮儒何異

哉增阮客庾切同坑陷也秦焚書坑儒阮秦者

非斯乎投諸火

吳祕曰阮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

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

司馬光曰陶音

遙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增論語

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法言擬此為爻言

智者傲以智卑陶箕子之所為故以智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勞諸

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李軌曰精明

語曰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譬之宮牆賜之牆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

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富得其門者或

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謂子貢曰子貢曰君子之言以

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也

於戲李本馬光曰宋吳本作鳥呼今從觀書者違李本於音鳥戲火吳許宜二切

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司馬光曰李本慎作

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

致大不亦丕乎吳秘曰由小國而成王業孟革

夏以天不亦承乎吳秘曰董夏命以順乎天淵

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宋咸曰淵深也浸以

光大不亦懿乎宋咸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二分

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

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

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

之孫司馬光曰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曰以

其無避也

宋咸曰言顏淵冉牛皆早亡者非其為之蓋降年不永所謂天命不可以

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

乎

李軌曰自詒伊感○司馬光曰巖牆敬危欲崩之牆也

○吉人凶其吉

司馬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志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為凶也

凶司馬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

為吉○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吳祕曰言時之難會也

也郭璞云君子競諸吳祕曰君子無所競辰亦時也必也為道亟於時也○諤

言敗俗司馬光曰諤音于妄言也妄言者諤好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

敗則司馬光曰妄好非聖姑息敗德姑息休

也宴安鴆毒故敗德增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註鄭康成曰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楊

慎曰尸子曰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註姑婦女也息小兒也義疏曰姑息猶言姑婦所

謂婦人君子謹於言吳祕曰非慎於好上吳祕曰之仁也法不言

則民亟於時吳祕曰亟急也不可苟安易曰君為之亟於時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司馬光

力切亟紀○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李軌曰雷風非

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嚚○吳祕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司馬光曰聵

五怪及增晉語註生而聾曰聵按此一○或問節於上下文意甚不相屬疑有脫文

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

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司馬光曰曰治之鴻日衍字見賢遍反

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司馬光曰故慕作慕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

子作弋者何慕宋衷註云慕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網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慕或為慕

誤也光謂鵩明遯集食其潔者矣宋成曰遯行逆取曰慕

明當作鵩鵩南方神鳥似鳳言鵩鵩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食潔而然也○吳祕曰鵩明

似鳳南方神雀難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祿遯行難也○鵩明之明下

篇及說文字典皆同而宋成曰當作鵩鵩溫公亦曰當作明明及鵩皆古文鳳字也鳳鳥象形鳳

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明黨字愚謂說文載五方神鳥曰東方發明南方鵩明西方鵩明北

方幽昌中央鳳皇是似各有其義北方曰幽則南方當曰明故仍舊不改遯與各通惜也前漢

王莽傳性實遯裔是也遯集鳳鳥陰陰匪堯之各於集也即翔而集之意

庭

李軌曰陰陰者步趾之威儀也○吳祕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司馬光曰陰七羊切○

書益搜鳥獸陰陰釋文無貌○亨龍潛升其貞利乎司馬光

之所以能亨者豈非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上

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

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吳祕曰隱以正升

之通○或問活身宋成曰問何身曰明哲明哲以

保其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

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吳祕曰君子所以貴而

哲保慎其身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越曰也

也宋咸曰庸愚也翳塞也衝衝多也增衝昌容切按五百篇衝衝如也註司馬光曰心相逆

也之貌此○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吳祕曰龔勝龔舍皆說近是

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

迎勝不食而卒蜀莊沉冥吳祕曰莊遵字君平言其絜中清矣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司馬光曰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

之珠和氏之璧豈加於才珍哉舉茲以旃不

亦寶乎增顏師古曰言舉此人吾珍莊也居難

為也司馬光曰吾所以重莊以不慕由即夷矣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

何堯欲之有宋咸曰言莊君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司馬光

曰堯士街○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耻有

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

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司馬光曰擅與

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

亦宜乎李軌曰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

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

聞而洗耳於河濱增靈場之威宜夜矣乎吳祕

壇鬼神之神威施於莫夜則見懷虛誕累久之說

施於庸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司馬光曰

易子法言

易子法言

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誣智圖伴為神怪以示
靈場之威非暮夜則不可以欺人矣愚猶暮夜
無實之言唯○朱鳥翺翺歸其肆矣李軌曰朱

也肆海肆也○宋成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
也玄黑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

非謂矣朱鳥隨陽之鳥謂鴈也鴈以時來時往
何獨燕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增

朱鳥讀者多從宋成註淵鑑類函鳥部曰鴈法
言謂之朱鳥亦從宋成說但疑翺翺不以鴈飛

耳翺許緣切說文小飛也按燕領下毛赤蓋或
指之呼朱鳥也猶螢首赤夏小正謂之丹鳥

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

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

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吳祕曰韓非韓之

之篇本以下知說之難而免於外耳而竟下吏死
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

耳○司馬光曰說音稅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

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

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司馬光曰確乎守正不移貌夫說人而

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吳祕曰夫不以禮

上之顏色憂其不合則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吳祕曰

而不見用繫乎○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司馬光

聖人之道問行曰旁通厥德司馬光曰欲行聖

宜廣厥思

寡見第七

假言周于天地

李軌曰遐遠周偏○顏師古曰遐至也增假遐通對通言則李

軌說

贊于神明幽弘橫度絕于通言

李奇曰理過於世人

之言也○司馬光曰絕于近言言去之遼遠也增度與渡通橫度猶橫行中庸舜好祭通言

譏寡見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通文之視通言之聽假

則何焉

吳秘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則何焉之好遠者惟通文則視通言則聽至於

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何背也離騷曰何規矩而改錯○司馬光曰何彌克切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

司馬光曰言學先王

之道者所在滿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

吳秘曰時

於市門不為少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

李軌曰夫以策試而

學者不獲已也後學者為官也得策試而好學者為已也為已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

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

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

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

道司馬光曰詘與屈同如往也往就賢如小人

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

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

增屈人之心○或問

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

說事者莫辯乎書吳祕曰二帝之德三王說體

者莫辯乎禮增古凶軍賓嘉上下尊說志者莫

辯乎詩李軌曰在心爲說理者莫辯乎春秋馬

理之是非捨斯辯亦小矣宋咸曰捨五○春木

之芑兮援我手之鵲兮李軌曰春木芑然而生

似援手而進增類篇芑木始生鵲與諄通所

謂夫子諄諄焉善誘者也春木之芑兮援我手

韻語古調可以爲孔子贊之祖兮去之五百歲

其人若存兮吳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

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

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

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

者舉其成數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

吳祕曰今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

何謂若存譊譊爭聲也○司馬光曰譊女交切

日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司馬光曰音

切曼是爲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天下之

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折衷相與爭訟

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

精之是在其中矣增是斯也二是字○或曰良

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

器吳祕曰璵璠寶玉也器圭璧周禮曰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司馬光曰璵以諸切璠

符表切增璵璠魯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

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

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吳秘曰司馬遷

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謂不如老子之約也曰若是則周公惑

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

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輦悅惡在老

不老也吳秘曰輦大帶也輦佩巾也所以備物

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輦悅其文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

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

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

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多

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

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

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萬言但說

日若稽古三萬言○司馬光曰輦音盤輦音稅

惡音烏輦悅已外飾又從而繡之章句華

多實少增吳氏所引班○或曰學者之說可約

固之言見漢書藝文志

邪李軌曰疾夫說學繁曰可約解科李軌曰言

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吳秘曰

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令不繁增李軌可約絕句

射御是溫公解科詩書禮樂曰文行忠信曰德行言

語之學惟務曉解此科條耳

○或曰君子聽

者之學

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李軌曰亦聽荒乎淫佛

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李軌曰佛違也沉

其之也佛音乎○同馬光曰樂音洛○或問侍君子

以博乎博吳祕曰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

事博乎宋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

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弈○

司馬光曰或曰不有博弈者乎言禮之外豈無

博弈之事乎○吳曰爲之猶賢於已爾侍君子

者賢於已乎吳祕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

賢乎已蓋爲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論君子不

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

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宋咸曰言但患

侍如得侍之有山諸益豈○鷦明冲天不在六

翻乎吳祕曰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李軌曰

之翼以傳尸鳩不能○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

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司馬光曰天猶不

安得飽食終○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

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

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吳祕曰史記魏武

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司馬光曰惜起之用兵多尚狙詐不能○或問周寶九鼎寶乎吳秘曰即禹貢金九牧所鑄之鼎成王定千郊鄩故為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司馬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司馬光尚詠力不以其道而得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成之雖強大無足觀也則何以兼有天下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

闕以來未有秦也司馬光曰自古未有能以○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司馬光曰儒必言益人弱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吳秘曰奠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枕于京師猶言自得之貌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吳秘曰章章宜為悼悼蓋古通用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真儒如周公敵孔子者則無○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

無揖如航何司馬光曰海以喻艱難航以喻國

世難航喻國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

乎司馬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曰否或曰焉用智

李軌曰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曰用智於未

奔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增大當作天

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

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

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

摧利而國用足孟摧諸吳秘曰漢武以桑弘羊

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五

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故曰國用足增

昭曰以木切與摧通前漢武帝紀初摧酒酤註韋

獨官置如道路也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摧其

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吳秘曰匡

早卜式曰烹弘羊天乃大○或曰因秦之法清

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增清當作精曰譬諸琴

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吳秘

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

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

可三以致和平也詔舜樂也夔曰蕭韶九成鳳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

增周書曰舉世謂六經

寒貂狐不亦燠乎

李軌曰貂狐之裘於體溫燠○吳祕曰舉世方寒服貂裘

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燠○司馬光曰天或曰

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

吳祕曰何必貂狐之為燠若用

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以治矣○司馬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

民亦孰敢不從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

吳祕曰歎湯火之燠

非所謂燠也天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

亦不可以至矣

李軌曰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可見非道之正

行之不可至○吳祕曰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

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司馬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獲之燕

而南之楚而北終不能致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

吳祕曰秦之法

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

操文墨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曰縣石之二○司馬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

又為文巧

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

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

宋咸曰言天地以生百為本秦以殺

戮為本是違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揚子法言卷之五 終

揚子法言卷之六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五百第八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師顏

古曰經常也范法也○司馬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群類立之法度以爲萬世之常道
增漢書範作范 譔五百鄧展曰五百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增孟子曰由堯舜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五百歲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

而聖人出之說出於此司馬光曰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司馬光曰同處湯孔子

數百歲而生司馬光曰湯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

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吳秘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

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

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

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吳秘曰聖人有以擬法天

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燾皆言聖人之道也司馬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為聖人無疏數之期也○

或問聖人有訕乎司馬光曰曰有曰焉訕乎曰

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吳秘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本不欲

也見於陽虎所不欲敬也吳秘曰陽虎陽貨為李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

本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訕如何增如讀

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訕吳秘曰不訕謂不順從靈公而

對以中俎豆之事○司曰訕身將以信道也如訕

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宋咸曰信讀如屈

陽虎是身也雖訕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訕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為矣○司馬

光曰信與仲同雖利之以天○聖人重其道而

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

歟衆人曰於祿殖歟也增殖蕃○昔者齊魯有大

臣史失其名李軌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

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

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李軌曰高帝時叔

孫通爲泰常欲制

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

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吳祕曰叔孫通

爲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

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

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遷周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

其接近而言哉○司馬光曰先生謂宿儒曰若

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

之國○司馬光曰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

道不行而不起爲是則仲尼之歷聘爲非邪曰

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

矩準繩焉得而用之也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

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

子則不然○吳祕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

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

用秦儀且欲自明己志不隨莽改作也○司馬

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

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吳祕曰用其人當從其道

從之則棄其所習司馬光曰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司馬

順謂情彊其所劣司馬光曰彊其亮指其所能

宋咸曰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指余專切棄也衝衝如也司

不德故當指之指余專切棄也衝衝如也司

光曰心相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

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李軌曰欲

何所之詰○司曰之後世君子司馬光曰侯下後

馬光曰惡音烏之聖賢必有能

用其日賈如是不亦鈍乎司馬光曰賈音古言

道者行道者貴於及身乃

載以遺後世譬諸為賈日衆人愈利而後鈍吳

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利

曰行一切之聖人愈鈍而後利吳祕曰初不苟

利不可經世愈當作偷字之誤也偷他侯切苟且也吳宋二

註並解愈為苟亦知之也按管子形勢解偷得

利而後有善偷得樂而後有關百聖而不慙

憂者聖人不為也文法可證關百聖而不慙增

韻關通也蔽天地而不耻宋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

光曰蔽當作弊終也增蔽能言之類莫能加也

猶當也謂德當天地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

吳祕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司馬光

曰為衆說郭增能言謂人也曲禮曰今人而無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

貴無敵富無倫利孰

大焉

而吳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

而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李軌曰嫌孔子大

能用見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馬司

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曰愛日吳祕曰欲及

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故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

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

厭觀也宋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

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驄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

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

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

祖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

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

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

歌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

子罪我以群婢之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

誤也雉噫歌數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

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

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

道也○司馬光曰宋吳本雉噫者今從李本

無雉字正與政同一鹽反季桓子受齊女樂

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

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國增噫者宋吳本

作雉噫者近是按丹鈇總錄曰孔子乃行觀雉

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揚子

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

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揚子之語也今本無

雉字故詳具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光司馬

之以廣異聞

知已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他國○或曰君子愛日乎吳祕曰君

子必如夫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道司馬光曰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宋咸曰言不廢一語

安得餘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吳祕曰孔

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

是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司馬光曰言無驗乎

譬如天運動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宋咸曰妄有常豈妄動乎

未欲天下之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增天妄溫公註是但天妄

乎絕句非當讀天妄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

乎繼周者為一句

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

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司馬光曰目因日光然後

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右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

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吳祕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

而難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吳祕曰五經通

條使人公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

離司馬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

道既明則經不繁矣○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吳祕曰庸用也老子

易法言

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增問明篇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蓋去諸吳祕註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曰世人之益者此讀庸為用自相戾宜從前註

倉廩也取之如單增仲尼神明也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李軌

曰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也○司馬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

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司馬光曰頑石

能移昏君愚人○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以人占天司馬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吳祕曰史之尤著者善於

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曰在德不

在星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司馬光曰畧

者也德崇則星從而壞○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

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禮義則餘無

不治者所○聖人之言遠如天李軌曰天懸象

以爲天察聖人設教施賢人之言近如地李軌曰山川

得而龍璽其聲者其質玉乎司馬光曰璽音靈質美則

聲清德亮○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吳祕

曰矢放也增矢陳也虞書序皋陶言可聞而不矢其謨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司馬光曰言深遠也周之人多行

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司馬光曰行下孟切曼莫

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周之士也貴

以教之也秦則無無之故多瘋病周之士也貴司馬光曰習於禮樂故可貴

秦之士也賤司馬光曰刑名故可賤周之士也肆游司馬光曰優

秦之士也拘司馬光曰動為文罔

所制○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李軌曰載始也魄光

出於西而漸東滿司馬光曰魄當作朏明也

明始於西以漸變魄增魄月質也月質黑而無

光今就其生明而始既望則終魄于東增月之知其質故曰載魄

明盈矣因其明盈而知其全質之晦也及既望則其明稍減終復本質而止故曰終魄揚子蓋

謂人臣之德得君而後顯人臣之功得君而後成苟不得君則晦然爾因比人臣於月以諭之

故專指月之本質而言之載魄之魄其迴於日訓為光者固非為字之誤者亦未是

乎宋咸曰迴向也○司馬光曰迴音素月迎日而右光猶臣賴君而有功增就其本質而知

其光明者向形弓驢矢不為有矣司馬光曰驢落胡切與茲

同形弓茲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安能有功故雖受形弓茲矢之賜未可自謂

己功恬而有之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明善煎熬

實胥無善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

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聆德前世清拜誓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

司馬光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視增清當作精字之誤也在下人臣所居鑑莫近於月

聽德於前世賢臣精視於己所居鑑莫近於月矣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

侮曰侮人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夫見

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以彊世曰李軌

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司馬光曰彊之曰難其兩切下同世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

故彊世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

不及者改而及之如夷侯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

其彊司馬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啗果

皆其情所欲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司馬光曰何必彊也人或性安

於禮或自彊以從○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

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宋咸曰周禮謂撒為正弓

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撒正之也人之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

禮制之也增張兮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

也李軌曰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

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

立也李軌曰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增幹

說文作幹別作幹非幹楨築牆所立兩木也書費誓峙乃楨幹孔安國傳題曰楨旁曰幹楨當

牆兩端者也榦○莊楊蕩而不法宋咸曰莊周在牆兩邊者也

蕩而非法墨晏儉而廢禮宋咸曰墨謂墨翟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晏謂

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韓險而

無化吳祕曰申不害韓非之法傷於險而無教化鄒衍迂而不信宋咸

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

地也司馬光曰次山陵川泉也司馬光曰佐天地以畜物次

鳥獸草木也司馬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

先知第九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司馬光曰中鼓謂鼓舞

和之發在哲司馬光曰哲當作哲民情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也

情增此篇揚子自中和之解不煩他求吳祕註引中庸證之未當哲知也前漢于定國傳贊

哀鰥哲獄註師古曰知獄情也據是哲字自是不必改作哲謨先知

先知其幾於神乎李軌曰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

敢問先知曰不知李軌曰答以不知者神也知其

道者其如視忽眇絲作眇眇宋咸曰忽輕也眇細

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絲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先甲

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李軌曰甲者一句之始己

也後之一日己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吳祕曰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

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李軌曰子帥以○或問爲

政有幾吳祕曰請曰思斁李軌曰斁厭○司或

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名伯

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吳祕曰周公且攝政

四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

懷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皆其思矣○司

馬光曰召實詔切芾非貴切夫音扶下同○王當作皇詩豳風破斧首章旣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曰皇匡也破斧篇極寫四國思周公之意揚子据

此而二章爲之證誤矣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吳祕曰齊桓公旣伐楚

之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氏無斁之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旣

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

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不欲其反

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鳴之人討則不然也○司馬光曰內音納

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司馬

光曰何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

畝婦人桑之謂思

李軌曰為政如此人各得其所思也

見思

若汗人老

吳祕曰屈人孤

吳祕曰病者獨

吳祕曰死者連

吳祕曰見死者

田畝荒杼軸空

之謂斃

吳祕曰使各失

○為政日新或人敢

問日新

日使之利其仁樂其義

宋成曰使民以

樂則勤於進矣

增人敢

厲之以名引之以美

善而引導之

則喜於行矣

使之陶陶然之謂日

新

司馬光曰陶陶

○或問民所勤

李軌曰民

有三勤日何哉所謂三勤日政善而吏惡一勤

也

司馬光曰不能

吏善而政惡二勤也

司馬光

不得行

政吏駢惡三勤也

李軌曰政君

○禽獸

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

司馬光曰穀人不足

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李軌曰人君苑

竭也

晝夜竭也土木衣絲錦故絲人竭也

人文質者也

司馬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

若作其塗丹牒

車服以彰之

車服等差藻色

以明之

司馬光曰藻色謂文

聲音以揚之

於管絃詠

詩書以光之

李軌曰載其功

遵豆不

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

聖人矣吳祕曰振鐘鼓之聲也振隱聲相近○

說文云振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也今從之

○或曰以

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

有之司馬光曰言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

仲尼之道是漆也李軌曰漆曰聖人之法未嘗

不關盛衰焉宋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昔者堯

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增大綱謂中也論語曰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是也宋氏以大綱為大道吳氏以為皇綱溫公

以為天下之切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吳祕曰卓

然可唐虞象刑惟明司馬光曰揚子以象刑為

刑法志文帝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有肉刑

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夏后肉辟三千

不膠者卓矣吳祕曰五刑堯親九族協和萬國

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

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

者卓矣李軌曰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

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

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吳祕曰予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驢弓一驢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與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或曰實予吳氏之說近是其意蓋讀與為許○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

在有司祕曰各

○或苦亂曰綱紀

司馬光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

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

曰惡在於綱紀

司馬光曰惡音烏下同曰大

作綱小作紀

司馬光曰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

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

正諸

李軌曰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

○或曰齊得夷吾

而霸仲尼曰小器

吳祕曰管仲之器小哉

請問大器曰大

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

器吳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

能以禮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

司馬光曰工巧

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或曰為政先殺後教

司馬光曰言當先使日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

將先春而後秋乎李軌曰天道先春後秋以成

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雉也化其可以己矣哉

李軌曰感陽應節自然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春

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

道牧之而已譬如蠶之能行雉之晨雉也之微

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

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崔豹古今註云

蠶曰玄駒○司馬光曰宋吳本已作成今從李

本蠶出蟄而行雉之朝雉皆春候也天以陽氣

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冶百姓民可

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己哉

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

德則民歸厚故純觀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

刑則民生偽故亂日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為

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日龍乎龍乎

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

也○司馬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務實不可

以文飾致治增曰示能致雨者之詞言能

雲雨者其惟龍乎再言之者見其真龍也

或問政核切謂精確得其實日真偽真偽則政

核吳秘曰真偽真偽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司馬

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

李軌曰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

以號令制雷不一風不再司馬光曰一再言其御萬民

乃能齊衆物三令五申○聖人樂天命遇與否皆樂焉陶

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吳祕曰陶者無

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器司馬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字今從李本

據溫公註今本當無樂天故不遁于世不離于

羣司馬光曰遁離者是聖人乎司馬光曰長沮

與離力智切○雌之不才其卵嘍嘍徒玩切音段君

之不才其民野矣李軌曰民之陶化猶泥之在

野謂朴○或曰載使子草律李軌曰載設也草

而無禮初也○吳祕曰載設也草

則也增載曰吾不知弘恭宋咸曰弘恭與石顯

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草奏曰吾不

如陳湯宋咸曰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

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曰何爲曰必也

律不犯奏不刻李軌曰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

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刻奏也司馬光曰刻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宋咸曰和謂剛則甄柔

則坏李軌曰甄燥也坏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

則不成治司馬光曰宋吳本坏作怪今從李

本甄居延切甄五計切坏鋪回切坏土疎慢不

黏也言甄者和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李軌曰初九潛龍勿

是以過中則惕李軌曰九三居下卦之不及中

則躍李軌曰九四居上卦其近於中乎司馬光

惕躍故近中○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李軌

被四不及則未李軌曰不及過則昃李軌曰日

也○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李軌

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井田之

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宋咸

均而無刑也者與衆棄之宋咸曰示公○法無

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李軌

制無限則興奢侈長替亂○司人亦多不足矣

李軌曰替亂既○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

諸算乎李軌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

光曰算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法譬如無

財而運籌終無益於富也○二說皆通但覺未

的切爾蓋言布算必有其法苟不由其法則終

無得其數也按此章一篇要領揚子尤用意處

揚子法言卷之六

